

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三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 玄亭子馬時仲化註證

弟舉人禹山子馬如麟仲仁校正

玉機真藏論篇第十九

第六節有曰名曰玉機內又論真藏脉故名篇

黃帝問曰春脉如弦何如而弦岐伯對曰春脉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與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春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顛疾其不仁則令人胃脘引背下

則兩脇胠滿

要按同志當作怒今俱平肝後同志去魚父

此言五藏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而此一節則先舉肝經以言之也春時東方屬木萬物始生肝亦主木故脉有始生之義其脉來其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蓋端直以長其狀似弓弦而輕虛而滑則弦而和也若與此相反則脉氣之來實強此為太過病當在外肝主怒膽亦主怒故令人善怒忽忽眩運昏冒而顛頂沉重蓋肝脉自足而上入毛中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頤頤出額與督脉會於顛由在上邪氣盛故為太過之疾有如是也正以上盛者邪必盛故曰病在

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爲不及。病當在內。蓋肝自大敦
上行章門期門故督內作痛而引及於背。下則兩脇肚
中亦皆脹滿。由在內正氣虛故爲不及之疾。有如是也。
正以痛與滿在內故曰病在內。呂廣曰。以外病屬府。內病
屬藏。心爲後微此
帝曰。善。夏脉如鉤。何如而鉤。岐伯曰。夏脉者心也。南方火
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又此者
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爲太過。病
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爲不及。病在中。帝曰。夏脉太
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
爲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嘔。下爲氣泄。長上赤
今平清

此言心經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夏時南方屬火。萬物盛長。心亦主火。故脉有盛長之義。其脉舉指來盛而去勢則似衰。蓋脉上而不下。故其去似衰也。若與此相反。則其脉氣之來去皆盛者。此爲太過病當在外。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蓋心經火熱。故身發熱。身發熱。故皮膚痛。爲浸淫者。其痛流布于周身也。其脉氣之來不盛而去反盛。此爲不及。病當在內。令人煩心。以心氣不足。故內煩。手少陰脉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又從心系却上肺。故上則咳唾而下則泄氣也。

帝曰。其來如浮。何如而浮。岐伯曰。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文。岐伯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爲不及。病在中。帝曰。秋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閉病音。

此言肺經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秋時西方屬金。萬物收藏。肺亦主金。故脉有收成之義。其脉來輕虛以浮。來雖似急。而去則即散。非前來盛去不盛。

之比也。若與此相反。則其脉氣之來如毛。而中央則堅。兩旁如虛。此爲太過。病當在外。今人逆氣而背痛。及愠愠然。蓋手太陰之脉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系。橫出腋下。故氣逆則肩背痛。而愠愠然不舒暢也。其脉氣之來如毛。而毛又至微。此謂不及。病當在內。今人作喘。其呼吸之氣皆少。而發之爲欬。在上則氣逆。而見血在下。則肺中有喘息之音也。

帝曰。善。冬脉如營。何如而營。岐伯曰。冬脉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沉以搏。故曰營。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

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冬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解體春脉痛而少氣不欲言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饑眇中清春中痛少腹滿小便變帝曰善數上声解懈同邪音步

此言腎經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冬時北方屬水萬物合藏腎亦主水故脉有合藏之義其氣來沉矣而沉中帶搏所謂沉濡而滑謂之曰營營者如將之中營內而不出也若與此相反則氣來如石之彈此謂太過病當在外令人熱不熱寒不寒壯不壯弱不弱而病成解體愚釋解體之義本於王註然王註本於刺經論中有今人身體解體寒不熱熱

不甚故王註如此解之平人氣
象論曰尺脉緩清謂之解併
不欲言語其脉氣之去如數物然此為不及病當在內
令入心中虛懸如病饑餓其季脇之下曰眇中正兩旁
空軟處也則甚清冷脊中則甚痛少腹則脹滿小便則
變色蓋腎少陰之脉自股內後廉貫脊偏脛絡膀胱其
直行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則
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病如是也

帝曰四時之序逆從之變具也然脾脉獨何主岐伯曰脾
脉者土也脈藏以灌四傍者也帝曰然則脾善惡可得見
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帝曰惡者何如可

見岐伯曰。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夫子言脾爲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重強之坐平声

此舉脾經之脉。灌乎四藏。其有惡與善反者。亦必有所病也。帝言四藏循四時之序。謂之曰從。其有過與不及而爲諸病者。謂之曰逆。從逆之變異。故有如上文所言也。然脾脉于四時獨何所主。但言脾脉屬土。以孤藏而灌于四藏之中。方脾之無病。其有功于四藏。日常如是。雖有其善。不可得而見。及脾之有病。則四藏亦隨以病。

其惡遂可得而見也故其來如水之流脾氣降而下也
此謂太過病當在外令人四肢不舉以脾主四肢也其
來如鳥之喙脾氣滿而傷也此謂不及病當在中令人
九竅不通夫脾不和乎國為強矣而九竅不通則病邪
方盛名曰重邪此皆脾之惡者可見也

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數
五色脉變揆度可恒道在下二神轉不廻廻則不轉乃失
其機至數之要道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臧府毋日讀之
名曰玉機

此與玉版論同
取此卷看

五藏受氣於其所生之氣而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

其所不勝。病之日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此言
氣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氣於心。傳之于脾。氣舍于腎。至肺
而死。心受氣於脾。傳之于肺。氣舍於肝。至腎而死。脾受氣
於肺。傳之于心。氣舍於心。至肝而死。肺受氣於腎。傳之于
肝。氣舍於脾。至心而死。腎受氣於肝。傳之於心。氣舍於肺。
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
之早暮也。

此言五藏之病氣有所受有所傳有所舍有所死。始之
於我所生而終之于剋我者也。受氣者。受病氣也。凡五
藏之病。以子病方盛。又乘其母。故母受病氣於其所生。

也。即肝受氣於其心之類。自此而病氣漸盛。轉相剋
傳之于其所勝。乃我之所剋者也。即肝來剋脾之類。所
傳者又傳之於所勝。則彼不勝者乃生我者也。病氣從
茲而益盛。已含于此藏矣。舍者居也。即脾往克腎而腎
本生肝。故肝之病氣舍於其腎之類。又自是而傳之於
其所勝。即腎來剋心。心來剋肺。肺又來剋肝。則肝至是
而死矣。蓋凡病之至死。必先傳之至其所不勝而死。此
皆五藏相剋。乃為氣之逆行也。故不下死。按此與難經
傳者生相類。但此受氣於其所剋。下死。按此與難經
經則與相剋而始有不同耳。即肝之受病始于心。此論
其大義。還以內經為正。其餘傳之于所勝者。悉為相類。
蓋病從心始。則心為一藏受病矣。即受氣于心。則肝為

二藏受傷矣。肝又傳脾。脾則脾為三藏受傷矣。脾又傳胃。胃又傳心。則心為五藏受傷矣。心又傳肺。肺則肺為七藏受傷矣。又至肝則為七藏受傷。試以肝經言之。心經有病來乘其母。則肝之病氣受之于心。肝木尅土。則傳之于脾。脾土尅水。則氣舍於腎。腎水尅火。則又傳之于心。心火尅金。則又傳之於肺。故曰。至肺而死。蓋以肝尅于肺也。由此推之。則肝之受氣在心。心之受氣在脾。脾之受氣在肺。肺之受氣在腎。腎之受氣在肝。皆以母而受之于所生之子也。肝之所傳在脾。心之所傳在肺。脾之所傳在腎。肺之所傳在肝。腎之所傳在心。皆傳於已之所勝者也。肝之所舍在腎。心之所舍在肝。脾之所舍在心。肺之

所舍在脾。腎之所舍在肺。皆舍乎生已者也。肝之所死在肺。心之所死在腎。脾之所死在肝。肺之所死在心。腎之所死在脾。皆死於所不勝者也。此皆氣逆而剋必至於死。吾又以一日一夜計五分而分之。豈特以歲而論。如肝死在秋。以日而論。如肝死庚辛之類哉。故朝主甲乙。晝主丙丁。四季主戊己。辰戌丑未時。日晡主庚辛。夜主壬癸。今肝至肺而死。則其死在日晡時也。心至腎而死。則其死在壬癸時也。脾至肝而死。則其死在甲乙時也。肺至心而死。則其死在丙丁時也。腎至脾而死。則其死在戊己及辰戌丑未時也。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黃帝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五藏而當死是順傳所勝之次故曰別於陽者知病從來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言知至其所因而死也按陰陽別論有別于陽者知病處者知病忌時別於陽者知死生之期與此知病從來四字義同語異

此帝承上文而言逆傳者因至其所勝而死而有順傳者亦至其所因而死也逆傳者如上文所言是也順傳者如熱論謂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太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又如陰陽類論以太陽為二陽陽明為二陽少陽為一陽

太陰爲三陰。少陰爲二陰。厥陰爲一陰。而自表至裏。故謂之順傳也。然熱論止論外感。而出下文三月六月三日六日。觀之。則月與日同。不但傷寒爲然。凡內傷外感。皆有順傳之義。帝問由上文而觀。則五藏本相通者也。故逆行而移。皆有次第。凡五藏有病。皆各傳其所勝者。如此有等順傳所勝之次。亦至于死。非法所能治者。試觀前三月病在陽經。則至六月在陰經之盡。前三日病在陽經。則至六日在陰經之盡。傳至五藏已周。而其病當亢。是乃由三陽二陽一陽三陰二陰一陰順傳所勝之次也。故曰別於陽經者。知病從何經傳而至此。

也別於陰經者知死生之期即陰陽應象論所謂其次
治六府者未必至死而其次治五藏者誠半死半生也
故可以知死生之期是何也至於陰經則至其所困而
死故耳

是故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
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
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肺
痺發欬上氣弗治肺卽傳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痺一名曰
厥脇痛出食當是之時可按若刺耳弗治肝傳之脾病名
曰脾風發痙腹中熱煩心出黃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

弗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
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
病名曰瘵。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當死。腎因
傳之心。心即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歲死。此病
之次也。長上声瘵音異後世作瘵

此亦言五藏病傳之次。亦自其相克者而言之也。帝言
風為百病之長。六經風氣。以此語同。生氣通天論。骨空
論。黃樞正氣篇。皆云風者百病之始。
今風寒客於人。正以邪從外來。如客之至。故不曰感而
曰客。使人毫毛盡直。皮膚受之。則閉而為熱。當是之時。
可汗而發。陰陽應象大論云。善治者。治皮毛。漸至為滯痺。如痺論。為不

仁痛痺不知也。爲腫爲痛。此陽應象大論曰。寒傷形。形傷腫。熱傷氣。氣傷痛。當是之時。可以引湯熨灸刺等法。以去之。卽上文可汗而發也。乃弗從而治之。則爲肺痺之證。蓋邪入于陰。則病必爲痺。而肺主皮毛。故爲肺痺也。宣明五氣論云邪入于陽則狂邪入于陰則痺然肺在變動爲欬乃發欬而氣上耳又弗從而治之則金來尅木乃傳之肝名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蓋肝之經絡皆在脇也。食入卽出。木來侮土之漸也。當是之時。可按可刺。又弗從而治之。則木來尅土。乃傳之脾。名曰脾風。發而爲痺。痺者熱也。腹中亦熱。心中必煩。表裏皆熱也。其所出者黃色。黃者土也。

亦主熱也。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又弗從而治之，則土來尅水，乃傳之腎。病名曰疝，癰腎之經絡在少腹，故少腹煩冤，作熱而痛。其所出者白色，溲出白液也。如蟲之食物內損，故一名曰蟲。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又弗從而治之，則水來尅火，乃傳之心。其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瘵。蓋腎不足，則水不生，木不生，則筋燥急，故相引也。陰氣內弱，陽氣外燔，筋脉受熱而自跳掣，故爲瘵也。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又弗從而治之，則心不宜受病。今旣受病，則滿十日，法當死也。若腎傳於心之時，其心不受病，則復反傳而行之於肺，則病不在心，不必以十日。

爲期也。但肺金再傷，宜發寒熱法，常延至三歲而死曰三歲者。肺至腎一歲，腎至肝一歲，肝至心一歲，火又乘肺，故云三歲死也。由第七節至此觀之，則病傳之次有三。一則如肝受病氣，于心傳之于脾，病氣舍于其腎，傳至于肺而死，謂之逆傳之次也。一則三月若六月三日若六日，由三陽以至一陰，自外而內，謂之順傳之次也。一則如此節始感于風，成爲肺痺，而五藏相尅，漸至於死，亦謂之逆傳之次也。特死期有不同耳。

然其卒發者，不必治於傳。或其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

大虛則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悲則肺氣乘矣。恐則脾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二十五變。及其傳化傳乘之名也。不音猝

此言病有猝時暴發而爲大病者。不必以次而入。故不必治其相傳之次也。上文所言者。乃傳化以次。此則不以其次。因一時五志驟傷。使人不得以其次也。喜者。心之志也。惟心氣大虛。則腎氣乘之。心之所以大病也。怒者。肝之志也。惟脾氣大虛。則肝氣乘之。脾之所以大病也。悲者。肺之志也。惟肝氣大虛。則肺氣乘之。肝之所以大病也。恐者。腎之志也。惟腎氣大虛。則脾氣乘之。腎之

所以大病也憂與悲同悲則氣閉憂則氣鬱亦肺之

志也惟肺氣大虛則心氣乘之心之所以所以大病也或以

有餘而乘者以不足而受乘皆乘所不勝此其不以

次而入之道也故五藏之病有五凡五五二十有五皆

以五藏之互相傳化如上節所云及五藏之互相傳乘

與本節所云其名目不同有如此者但上節所云者以

外感而此節所云者以內傷也按金匱真言論肝志為怒心志為喜脾志為思

肺志為憂腎志為恐今不言脾志者累耳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使其氣動形期六

月死真藏脉見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

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期一月死真藏見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身
熱脫肉破脰真藏見十月當作之內死大骨枯槁大肉陷
下肩髓內消動作益衰真藏來當作見期一歲死見其真
藏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胃中氣滿腹內痛心
中不便肩項身熱破脰脫肉目匡陷真藏見目不見人立
死其見入者至其所不勝之時則死

此舉諸證漸盛者必以真藏脉見乃期其所死之期
也大骨者即生氣通天論之所謂高骨也大肉者臂肉
也太骨大肉之榮和肥滿可以驗諸骨肉也

王註無解
愚嘗見一

人有腎虛之疾。果于腰骨高。大骨枯槁。肝之衰也。大肉

起寸餘。凡大骨枯槁。故也。胃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上盛下

陷。下脾之衰也。三經漸衰。肝心脾之衰。則半歲之內當死。必

其有五藏之真脉來現。其脉至一節云云。乃與之期所

死之日耳。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胃中氣滿。喘息不便。

腎脾肺三經衰矣。心內作痛。而上引肩項。亦因以痛。則

心經亦衰。期一月之內當死。必其有五藏之真脉來現。

乃與之期所死之日耳。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胃中氣

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則腎脾肺心衰矣。身加發熱。

諸肉皆脫。脰肉已破。脰者。肉之分理也。則脾經更衰。而

又五藏真脉來見則十日之內當死矣。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腎脾已衰而骨髓內消動作益衰則腎藏亦衰餘證尚未盡具其真藏之脉未見期一歲之內當死若五藏之真脉來見乃予之期所死之日也。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胃中氣滿腹內作痛心中不便肩項與身皆熱其腠破肉脫腎脾肺心衰矣而目匡下陷真藏脉見目不見人是肝經已衰而五藏俱已竭也其人立死幸而目猶見人至其所不勝者之時則死如肝死于日晡庚酉之時卽前第七節一日一夜五分之之謂也。急虛身中卒至五藏絕閉脉道不通氣不往來譬於墮溺。

則其脉不來若人^{一息}而^前五六至其形肉不
見其藏雖不見^{死也}神氣已亡

此承上文而言有等^急虛中邪者易死不可拘前證與
前脉也。以言其勢則急^甚其人則虛而此身猝然中
邪。致使五藏閉絕脉道不通諸經之氣不能往來譬之
隨溺水中立時死^下不可以日期必之也其脉或絕而
不來或有一呼五六至則一吸亦五六至是一息有十
二至皆絕魂脉也脉之太過不及雖有不同而皆爲死
脉故雖形肉不脫其藏脉雖不見其人亦必死也豈可
拘於上文所期之日時哉。

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
不澤毛折乃死真心脉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
赤黑不澤毛折乃死真肺脉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
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真腎脉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
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真脾脉至弱而乍數乍疎色黃
青不澤毛折乃死諸真藏脉見者皆死不治也

折音舌中
去声辟音

音辨
勞數

此卽真藏脉而擬之又當驗其氣色皮毛而決其死也
真肝脉至如循刀刃之形責責然可畏也又如琴瑟之
弦至急益脉不微弦非脉來更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

之本體也。乃但弦而無胃者也。色雖見青而白來尅之。不復潤澤。金尅木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真心脉至。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殊累累然。是脉不微鈞。非來盛去衰之本體也。乃但鈞而無胃者也。色雖見赤而黑來尅之。不復潤澤。水尅火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真肺脉至。大而虛。過于盛也。如以毛羽中人膚。浮而無着也。蓋脉不微浮。非輕虛以浮來急去散之本體也。乃但浮而無胃者也。色雖見白而赤來乘之。不復潤澤。火尅金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真腎脉至。搏擊而絕。如指彈石。殊辟辟然。是脉不微沉。非沉

以搏之本體也。乃但沉而無胃者也。色雖見黑而黃來尅之。不復潤澤。土尅水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真脾脉至。雖云軟弱。而乍數乍疎。是如水之流。如鳥之喙。非和柔相離。如雞踐地之本體也。乃但弱而無胃者也。色雖見黃而青來尅之。不復潤澤。木尅土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黃帝曰。見真藏曰死。何也。岐伯曰。五藏者。皆稟氣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于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故五藏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於手太陰也。故邪氣勝者。精氣衰也。故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

於手太陰故真藏之氣獨見獨見者病勝氣也故曰死帝

曰善

為去声此節大義與太陰陽明篇同肝

病而四脈不用一脈義同但詳全不同耳
此承上文而言無胃氣者乃真藏脈也脈必始於手太陰肺經而後行之於諸經又必有胃氣而後五藏之氣始會於手太陰肺經故五藏各以其所屬之時而藉胃氣以至於手太陰肺經也彼邪氣勝者正氣必衰安得有胃氣以至於手太陰但見各藏之真藏脈獨見耳此其病氣勝于藏氣所以至於死也

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脉

從四時謂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取之以時。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治。脉實以堅謂之益甚。脉逆四時爲不可治。必察四難而明告之。易俱去声

此言凡治病者必察形氣色脉而決其生死也。形氣色脉四者其間有氣盛形盛氣虛形虛謂之相得其病可治。蓋氣盛形盛之氣主邪氣言而氣虛形虛之氣主正氣言其形則形體也。若形盛氣虛氣盛形虛謂之相失則難治矣。蓋形盛氣虛之氣主正氣言而氣盛形虛之氣主邪氣言。所以曰難治也。色浮而澤血氣相榮其病易已。若色夭而晦枯燥不澤則難已矣。脉之弦鈞毛石。

順于四時其病可治。若沉濇浮大逆于四時則為不可治矣。脉弱以滑是有胃氣又必分時以取之其病易治。若脉實以堅是無胃氣則病為益甚矣。此四者未易明辨謂之四難必察此而明告病人可也。

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脉夏得腎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懸絕沉濇者命曰逆四時未有形藏于春夏而脉沉濇秋冬而脉浮大。名曰逆四時也。按平人氣象論云脉形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時也。與此義同。

此舉脉逆四時者而申言之也。所謂脉逆四時者春得肺脉金尅木也。夏得腎脉水尅火也。秋得心脉火尅金

也。冬得脾脉。土剋水也。四脉之至。皆懸絕沉瀹。是無胃氣。命曰逆四時也。此皆析而言之耳。又嘗統而言之。大凡春夏陽氣漸上。脉宜弦洪而反沉瀹。秋冬陽氣漸下。脉宜沉瀹而反浮大。此謂逆四時之脉也。

病熱脉靜。泄而脉大。脫血而脉實。病在中。脉實堅。病在外。脉不實堅者。皆難治。新校正云。不字衍文。按平人氣象論云。風熱而脉靜。泄而脫血。脉實病在中。脉虛病在外。脉瀹者。皆難治。與此大同。

此舉脉與證反者。而決其為難治也。熱病宜洪大。而反沉靜。後泄脉宜靜。而反脉大。脫血宜沉。而反脉實。病在中者。據平人氣象論。脉不當虛。然亦不可太實而堅。今

曰實堅則邪氣在內未已也。病在外者。據乎人氣。象論
脉不宜濇堅。今曰實堅則邪氣在外方盛也。皆謂之難
治也。

黃帝曰。余聞虛實以決死生。願聞其情。岐伯曰。五實死。五
虛死。帝曰。願聞五實五虛。岐伯曰。脉盛皮熱。腹脹前後不
通。悶瞀。此謂五實。脉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
謂五虛。帝曰。其時有生者何也。岐伯曰。漿粥入胃。泄注止
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此其候也。聲音

此言五實爲邪氣有餘。五虛爲正氣不足。皆爲死。而正
氣復則虛者可生。邪氣去則實者亦可生也。通評虛實

論云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虛故實者有五脉盛者心也皮熱者肺也腹脹者脾也前後不通者腎也悶瞖者肝也五藏有邪五邪各實所以曰死然使身汗而邪從外散後利而邪從下行則五實漸去實者亦有可活也

此即熱論所謂未滿三日汗出而

虛者有五脉細屬心

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之義皮寒屬肺氣少屬肝泄利前後屬脾飲食不入屬胃五

藏各虛所以曰死然使漿粥入口胃氣漸復泄利漸止

正氣不泄則五虛漸補虛者亦有可活也以理推之五

實自外感而言五虛自內傷而言然必五實五虛各條

方可曰死所謂實止見一證未可以輕決也

按賢命全形論亦有

五實五虛但彼虛實
二宗就錢法而言

三部九候篇第二十一
中有三部九候等法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
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秋血而受
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
四時五行貞穢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
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音數字上聲錫通
云東姓藏書而不秋血
今平声米數字去声同者著同秋者于
此伯承帝問要道而指其爲至極之數也

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氣血通決死生爲之奈何

何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此言有三部九候之法。以啓下文之端也。

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真。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帝曰。中部之候。

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胃中之氣人以候心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爲九藏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此詳論人必有三部各部有三候而合爲九藏應於九野所以爲天地之至數也上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兩額之動脉卽下文天以候頭角之氣此脉在額兩旁墮

子膠聽會等處動應於指。足少陽脉氣所行也。地者兩
頰之動脉。卽下文地以候口齒之氣。此脉在鼻孔下兩
旁近于巨膠之分。動應於指。足陽明脉氣所行也。人者
耳前之動脉。卽下文人以候耳目之氣。此脉在耳前陷
者中絲竹空和膠等處動應于指。手少陽脉氣所行也。
凡此者皆所以候之於面。故謂之上部也。中部有天
有地有人。天者手太陰肺經也。卽下文天以候肺之謂。
脉在掌後寸口者是謂經渠。動應于指。卽手太陰脉氣
所行也。地者手陽明大腸經也。卽下文地以候胃中之
氣。此脉在手大指次指歧骨間合谷之分。動應於指。手

陽明脉氣所行也。人者，手少陰心經也。卽下文人以候
心之謂。此脉在掌後銳骨之端，神門之分，動應于指，卽
手少陰脉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于手，故謂之
中部也。下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是厥陰肝經也。卽下
文下部之天以候肝。此脉在毛際外，平矢下一寸半，五
里之分，卧而取之，動應于指，卽足厥陰脉氣所行也。女
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地者是少陰腎經也。卽下文
地以候腎。此脉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太谿之分，動
應于指，卽足少陰脉氣所行也。人者是太陰脾經也。卽
下文人以候脾胃之氣。此脉在魚腹上越筋間，直五里

下箕門之分。動應于指。卽是太陰脉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於足。故謂之下部也。頭手足分上中下爲三部矣。而三部之中。又各有天地人。合則爲九。所以應九野。而九野正合于吾身之九藏。故神藏五。以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形藏四。卽上文頭角耳目口齒。胃中也。合爲九藏。人有九藏。地有九野。乃天地之至數。有如此者。五藏已敗。則其色必夭。天者。異于常候也。其人死矣。按後世三部法以手之寸關尺爲主。而此篇肺法以頭面爲上部。手爲中部。足爲下部。觀下文手足上去踝五寸等語。推之可見矣。要之古人診脉不止于手。而凡頭面手足之動脉無不診之。猶傷寒論多以趺陽脉言之者同也。其九候法亦以三部中有天地人與後世之浮中沉者不同也。

帝曰以候柰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
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無問
其病以平爲期度音

此承上文而言調病之法也三部九候固如上文所言
矣然醫工診候之法必先度其形之肥則知其氣之實
而實者有餘可以瀉之度其形之瘦則知其氣之虛而
虛者不足可以補之凡此病者皆必有邪必先去其脉
中之結血以去其邪而後調其虛實以行補瀉且無問
其病之何如惟補之瀉之而以平爲期可也此論用鍼
之法而用藥者亦可以類推矣

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脉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
形瘦脉大胸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
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應如參春者病
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藏
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目內陷者死數去

此亦承上文而言決死生之法也形體盛矣而脉則細
氣則少呼吸之息不足是謂之危危者陰也形體瘦矣
而脉則大胃中多氣或喘或滿是之謂死凡此者即前
篇形氣相失謂之難治也若形氣相得即形盛脉太形
瘦脉細乃前篇形氣相得謂之可治所以曰生參之伍

之而衆脉相失。率其常度。其人必病。三部之中而有九
候之法。如下文七診來現。殊爲相失。是之謂死。夫不調
曰病。而相失曰死。則有輕重之別也。上下部中各有左
右。其脉相應如參春者。病甚。是謂大數而數如川。參春
之杵也。上下左右其脉相失不可數者。死。蓋謂一息十
至以上也。夫曰病甚曰死。亦有別也。上文言三部之不
相應者。爲病爲死。故中部之候雖獨調和。然與上下二
部之脉彼此相失。其死必也。且中部之候亦至相減不
得調和。則其死亦可必矣。不惟是也。足太陽之脉起於
目內眥。主諸陽經之氣。乃衛氣之行。從茲而始者。今上

目已內陷則亦必死之驗也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此言九候之中有七診之法也言察九候之中大小偏老病疾遲偏者病寒熱偏者病脉獨陷下者病名曰七診之法而可以識九候中之病也按九候有此七診法與後世脉訣七診異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應右手足當踝而彈之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不踈乍數者死其脉代而鉤者

病在絡脉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
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察
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經脉然後知病脉真藏脉
見者勝死

踝胡尾切喘音軟
中去音數音明

此言診脉之有定所正可以施七診而知諸病也手踝
之上手太陰肺經脉也應于中部去踝五寸手之踝骨
在下而從內廉至太淵穴計有五寸足踝之上足太陰
脾經脉也應于下部去內踝骨之上五寸乃三陰交之
上漏谷之下也蓋漏谷去踝六寸也以其左手上去踝
五寸即太淵穴左足上去踝五寸即漏谷之下兩處按

其脉則於右手右足當踝而彈之。若按右手右足之脉則於左手左足彈之。蓋使左右相應也。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蠕者乃蟲之軟也。今脉軟而和。故曰不病。其脉應而速。中指渾渾然者病。渾渾當作混混。不清。中指徐徐然者病。徐徐緩也。不應手也。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左右手足互相彈之。不應者死。蓋氣絕故不應也。凡曰應者。應臂下之指上也。足太陰脾經之脉應在肉。是以脫肉不能行去者死。手太陰肺經之脉主平氣。是以中部乍疎乍數者死。氣之衰也。其脉代而鉤者病在絡脉。鉤爲夏脉。又夏氣在絡。故病在絡脉。絡脉受

邪則經脉自滯故脉來中止而代也。九候之相應者。上下若一。不得相失。則遲速大小相等。斯為可貴。其有一等者。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候後曰病。曰甚。曰危者。脉來應手之際。左右上下不得齊一也。又必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即陰陽別論之所謂別于陽者。知病忌時。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也。又必先知各經自然之經脉。即經脈經脉篇十二經之脉然後知各經適然之病脉。凡真藏脉來見者。至於相勝之日時而死矣。按此節似有錯簡姑從正文釋之

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

按診要經絡篇載三陽三陰脉

之證內言足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又折。其色白。絕
汗乃出。出則死矣。與此畧同。此當與後第十三節參看。
此舉足太陽經之氣絕者。必有證之可驗也。足太陽之
脉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從頂入絡腦。還出別下項。
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其支者。復從肩膊別下。貫髀過
髀。抵下合。膕中。貫腓。循踵。至足外側。故太陽氣絕。其足
不可屈伸。而死必戴眼也。

帝曰。冬陰夏陽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脉。皆沉細懸絕者。爲
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數者。爲陽主夏。故以日中死。
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日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
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脉乍疎乍數。乍遲乍疾。

者曰乘四季死

此詳言論病必有死期也。帝于首節曾以夏冬陰夏陽以人應之爲問。故此又復問之。伯言九候之脉。凡沉細懸絕者。皆爲陰脉。其脉宜見於冬。然凡病至於死者。必死以夜半。正以脉與時皆陰也。凡盛躁喘數者。皆爲陽脉。其脉宜見於夏。然凡病至於死者。必死以日中。正以脉與時皆陽也。病發寒熱者。本於感風。風爲足厥陰肝經所感。其死必以平旦。正以平旦屬甲乙木也。生氣通於火爲手少陰心經所屬。其死必以日中。正以日中屬丙

論云。因于露風。乃生寒熱。則寒熱之病。風氣所感也。內熱及凡熱病者。本于有火。

丁火也。又凡病風者，必足厥陰肝經感之，不特死于平旦，其死又以日夕。正以日夕屬申酉金，而與木相尅也。凡病水者，必足少陰腎經主之，其死必以夜半。正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凡脉乍疎乍數，乍遲乍疾者，脾氣內絕，其死必以日乘四季死。正以四季之時屬辰戌丑未土也。

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七診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者，若有七診之病，其脉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此舉形肉已脫者爲死，七診見者，唯風氣與經月之病。

爲不死餘則九候敗而亦爲死也。此節上舉大形肉在人猶堂室之有墻壁也形肉已脫則九候之脉雖調猶死卽上文所謂脫肉身不去者死也上文言七診爲病者詳矣若七診雖見九候之脉皆與各經相宜者不死所謂不死者以其有風氣之病爲有外邪月經不行之病爲有姙娠則似有七診之病而實非真七診也故言不死若除風氣經病之外而有七診之病其九候亦敗者死矣且胃經既竭神不守心故死之時必發噦噦宜明五氣篇云心爲噦胃爲噦

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脉視其

經絡浮沉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脉疾者不病其脉遲者病
脉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著者

此亦詳診脉之法也脉疾者氣猶強盛故不病脉遲者
氣已不足故病脉不往來精神已去故死皮膚著者骨
已乾枯故死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
其孫絡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其病者在奇邪奇邪
之脉則繆刺之留瘦不移節而刺之上實下虛切而從之
索其結絡脉刺出其血以見通之奇邪見經絡等篇

此詳言諸病之刺法也病有在經者治其經穴如肺病

治其經渠之謂。病有在孫絡者。治其孫絡之結。而靈樞

篇云。經脉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血病及

身有痛者。合經穴而治之。如肺病治經其有欲邪

者。不正之邪。適然所中者。則取絡脉以繆刺之。左取右。

右取左也。病氣淹留。形容減瘦。證不移易。則以時消息。

而漸刺之。卽上文所謂無間其病。以平爲期者。是也有。

等上實下虛。當切而從之。必其有結絡之脉。故上下不。

通。當索其結處而刺出其血。以現通之。卽上文刺孫絡。

絡脉之謂也。

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此決死生之要。不。

可不察也

此篇為第八節之概論

上文言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然須知瞳子高者乃太陽不足欲絕而未絕戴眼者乃太陽已絕欲甦而不能此內有死生之分不可不察也

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皆鍼

王註以為錯簡者是也愚疑是第七節中手徐徐然下之

問

經脉別論篇第二十一

別彼多切內言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之脉各有

分別故各篇

黃帝問曰人之形處動靜幾何脉亦為之變乎岐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悲勞動靜皆為變也是以夜行則喘出于腎

病有所墮恐喘出于肝。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于肺。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于腎與骨。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為病也。故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法也。首為去聲志音賊怒也度渡同跌音迭仆音付

同

此言脉有因五藏受傷而變而診病者當據此以為法也。帝問居處或動或靜性情或勇或怯脉亦為之變乎。伯言凡人或驚或恐或怒或勞或動或靜皆為變也是以腎屬少陰衛氣夜行于陰營氣以寐而養故當夜而行則喘息內出于腎而肺為之母者子氣浸淫上于干

肺斯病焉有所墮而恐則筋既受傷血亦不結
喘息內出于肝而肝氣反餘淫氣乘土脾被害焉有所
驚怖而恐驚則氣亂喘息內出於肺而心無所倚神無
所歸所勝妄行心反傷焉汲水跌仆水道於腎跌仆傷
腎喘出於腎與骨斯時也勇者氣散則無病怯者氣著
則爲病矣故診病之道既觀人之勇怯骨肉皮膚而又
能知病肺害脾傷心者病之詳則診法脩矣
故飲食飽亡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
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推體勞苦汗出于脾故春夏
秋冬四時陰陽生病起于過用此爲常也

此言人之四時藏府生病皆起于過用亦診病者所當
知也飲食入胃太過于飽食氣蒸迫故汗出于心所持則重所行
驚怖致奪精神心神外越故汗出于心所持則重所行
則遠必骨以當之惟腎主于骨故汗出于腎其走過疾
兼之恐懼必筋以當之惟肝主于筋故汗出于肝搖動
其體勞苦其形必肉以當之惟脾主于肉故汗出于脾
此乃四時之在藏爲陰在府爲陽其有病皆起于過用
如飲食飽甚等義人所常犯者也凡診病者又可不知
此等之病由歟

食氣入胃散精于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

素問
手少陰
于脉。脉氣流經。經氣歸于肺。肺朝百脉。輸精于皮毛。毛脉
合精。行氣于府。府精神明。審于四藏。氣歸于權衡。權衡以
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
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
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爲常也。

此言食入于胃者。精氣散于脾。歸于心。而會于肺。飲入
于胃者。輸于脾。歸于肺。而下行于膀胱。亦診病者所當
知也。食氣者。穀氣也。穀氣入胃。運化于脾。而精微之氣
散之于肺。則浸淫滋養于筋矣。以肝主筋也。穀氣入胃。
其已化之氣。雖曰精氣。而一言穀氣。故亦可名爲濁氣。

也。心居胃上而胃氣歸之則受其滋養于脉矣。以心生脉也。心爲諸經之君主。主大血。脉氣流于諸經。諸經之氣歸于肺。肺爲五藏之華蓋。所謂藏真高于肺。以行營衛陰陽。故受百脉之朝會。其精氣運之于皮毛矣。以肺主皮毛也。肺曰毛。心曰脉。毛脉合精而精氣行于府。府者。膻中也。靈樞五脉篇謂大氣積于胸中。邪客篇謂宗氣積于胸中。刺節真氣篇謂宗氣流于海者是也。膻中爲府。其精氣最爲神明。而司呼吸。行經隧。始行于手太陰肺經。通于心。肝脾腎之四藏。而四藏之精皆其所留。是氣也。平如權衡。惟其始于手太陰肺經而行之。

故氣口者。即手太陰經之太淵穴也。與魚際相去一寸。

又成寸口之名。真可以診吉凶而決死生也。靈樞小鍼解篇以氣

口虛為常補氣口盛為常滿然所食之穀有精氣則所飲

之水亦有精氣方其飲入于胃其精微之氣游溢升騰

上輸于脾蓋脾附於胃之右比胃為上故脾氣散精上

歸于肺而肺行百脉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分布于

四藏五藏並行乎水精真有合于四時五藏及古經陰

陰揆度等篇之常義也診病者可弗知歟
以下乃言飲

而不言食李東垣脾胃論未丹絳要書不考上文為

食乃改篇飲食入胃則于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之義大

背矣殊不知上文之食含膏飲義而下文之飲必難以

雜食也何諸賢清皆宗李朱而不考經旨者皆繆矣

太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餘也表裏當俱
瀉取之下俞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瀉陽補陰取
之下俞少陽藏獨至是厥氣也瀉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陽
獨至者一陽之過也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脉氣少胃
氣不平三陰也宜治其下俞補陽瀉陰一陽獨瀉少陽厥
也陽并于上四脉爭張氣歸于腎宜治其經絡瀉陽補陰
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真虛病心厥氣腎瀉發為白汗調食
和藥治在下俞辛梓同一陽獨瀉之一陽當作二陰少陽
腎方有照應病音
瀉也移去声

此言三陽三陰脉證各見者宜分經而治也太陽者是

太陽膀胱經也其脉獨至

張仲景以為厥者氣逆喘者

難息虛者不實諸證上行是腎經不足膀胱經有餘也

蓋膀胱與腎為表裏而裏不足則在表有餘之邪乘之

其表裏俱當取之下俞蓋下者足也俞者膀胱經之

俞穴東骨

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

腎經之俞穴

太

本足內

按

王註

以為

足

動

脈

中

動

七

呼灸三

之

說而干

本經

之

中

是

三

陽

入

于

二

陽

經矣

陰陽別論篇岐伯以太陽為三陽陰陽陽明脉氣

獨至

張仲景以為

是

足

太

陽

之

部

重

升

獨至

張仲景以為

是

足

太

陽

之

部

重

升

陽

明

陽

脾屬陰

惟陽

氣重

升

陽

明

胃經之

俞穴

陷谷

陽

明

大指次指外間陷中補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是

三壯三分七呼補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是

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由是三陽入于一陽則為足少

陽膽經矣少陽脈氣入至張仲景以為是足少陽之氣

逆也然足少陽之脈下行抵絕骨之端當外踝之前循

足跗故陽蹻者本屬足太陽經之中脈而陽蹻之前乃

足少陽之脉今猝然而大是少陽之氣盛也當寫膽經

之俞穴臨泣足次指本節後間陷中去夾豁一壯蓋少陽

獨至者正一陽之有過也過者病也故即此經治之而

其肝經則無及耳由是一陽入于三陰則為足太陰脾

經矣足少陰為二陰足厥陰為一陰太陰藏搏者下

節之所謂伏鼓脉者是也

仲景以爲尺寸候沉細

真者真藏之脉

也宜用心省之若真藏脉來則不可治矣此藏之脉搏

者何也五藏之脉氣少而胃氣不平故言此三陰真藏

之脉來現也當補足陽明胃經之俞穴陷谷

是次指外關本節後

陷中去內應二寸五分

陷谷是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

是大

五分鐘七呼灸三壯

由是三陰入于二陰則爲足少陰

肝經矣嘯者耳中鳴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竅爲耳

今二陰獨嘯是少陰之氣逆于上也足太陽之氣并于

上而行而太陽陽明少陽太陰之四脉爭張而有餘故

邪氣歸之于腎且爲足太陽膀胱經之經穴崑崙絡穴

飛揚此經足外踝後跟骨上中五分骨上寸灸三

壯補足少陰腎經之經穴復溜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間

壯終穴大鍾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由是而二陰入

于一陰則一陰之脉至者乃足厥陰肝經治事也至此

則虛者眞消者在心其逆氣得薄發爲白汗白汗者肝

虛爲金所乘也宜調和藥食并治肝經之俞穴太衝足

補本節後一寸半動脉應手不言補瀉者上文腎經尚

補而此肝經亦宜曰補况既曰眞虛則豈可再瀉乎此按

篇傳經次第唯熱論一月二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

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

受之此相類然以諸經證候觀之則與熱論之證不同未可以外感證也學者察之

帝曰太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三陽而浮也帝曰少陽藏何
象岐伯曰象一陽也一陽藏者滑而不實也帝曰陽明藏
何象岐伯曰象大浮也太陰藏搏言伏鼓也二陰搏至腎
沉不浮也此節末言二陰則上文一陽獨濡少陽厥也當
而二陰少陰可知且此尾不言厥陰信有脫簡
而土節之

此總承上文而明六經之脉象也帝言太陽陽明少陽
俱曰獨藏至而太陰藏則曰藏搏二陰則曰獨濡一陰
則曰至其脉體果何象耶伯言太陽之脉主于浮蓋太
陽為三陽陽行于表故脉宜象三陽而浮也少陽為陽
之裏陰之表所謂半表半裏者是也其藏為陽之初生

故脾體滑而不實。象一陽之爲初陽也。陽明雖爲太陽之裏而實爲少陽之表。比之滑而不實者則大而浮矣。彷彿乎太陽之浮也。太陰則入于陰分。脉雖始伏而實鼓擊于手。未全沉也。二陰雖相搏而至。然腎脉沉而不浮也。由是觀之。則厥陰爲沉之甚。又非二陰比矣。

藏氣法時論篇第二十二

五藏之氣必應天時而人治藏氣者當法天時故

篇名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間甚之時。

死生之期也。帝曰：願卒聞之。

問去聲
卒如字

此因帝欲法時以治藏氣，而伯言以五行為主，可以爲治病之準也。下文乃詳言之。卒，盡也。

按素問靈樞言愿卒聞之者甚多其

義微

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主夏，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此言五藏應乎四時而治之者必法時也。春屬木。肝亦屬木。故肝主春。斯時也。足厥陰肝者。乙木也。足少陽膽者。甲木也。正治其時。春之日有甲乙。乃肝氣之充旺者。然肝脉主弦。最苦在急。急則肝病也。惟甘性緩。急宜食甘者。以緩之。凡飲食禁物皆然。夏屬火。心亦屬火。故心生夏。斯時也。手少陰心者。丁火也。手太陽小腸者。丙火也。正治其時。夏之日有丙丁。乃心氣之充旺者。然心脉洪。最苦在緩。緩則心虛也。惟酸性收。急宜食酸者。以收之。長夏屬土。脾亦屬土。故脾主長夏。斯時也。足太陰脾者。己土也。足陽明胃者。戊土也。正治其時。長夏之日有戊己。乃

脾氣之尤旺者。然脾爲太陰濕土。最苦在濕。濕則脾病。
也。惟苦性燥。急宜食苦者以燥之。秋屬金。肺亦屬金。故
肺主秋。斯時也。手太陰肺者。辛金也。手陽明大腸者。庚
金也。正治其時。秋之日有庚辛。以肺氣之尤旺者。然肺
苦氣上逆。惟性苦者。可以泄逆。急宜食苦者以泄之。冬
屬水。腎亦屬水。故腎主冬。斯時也。足少陰腎者。癸水也。
足太陽膀胱者。壬水也。正治其時。冬之日有壬癸。乃腎
氣之尤旺者。然腎屬水。最苦燥。惟辛性潤。急宜食辛者
以潤之。如黃柏。庶乎腠理自開。津液自致。五藏之氣自
相通也。

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春。禁當風。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瀉之。

此以下五節。承上文而言五藏之病。可以于歲于日于時而決之。又當順其所欲之性。以行補瀉之法也。試以肝經言之。凡病在肝者。以肝性屬木。其病從春始也。至于夏。屬火。則火能尅金。而金不能尅木。故肝病當愈于夏。所謂子制其鬼者是也。餘愈若夏不愈。當甚于秋。蓋甚則淪于死矣。乃金來尅木。所謂子休鬼復者是也。甚餘

同設秋不死當持於冬蓋冬屬水水爲肝之母母氣一
旺肝氣有資故可與病氣相支而不甚耳所謂鬼休而
非養故能相持于父母之鄉也同除其冬雖與相持其
病復起于春蓋肝氣之病又當至春而起所謂自得其
位而起者是也同然吾之肝正屬厥陰木而風氣必
通于肝故凡有肝病者必禁當風以犯之也斯則一歲
之中可以計其所愈所甚所持所起者如此至于以日
而計之者何如肝病者愈于丙丁之日以丙丁火旺所
制者金而金不克木木病自愈也設丙丁不愈加于庚
辛之日加即甚之謂也以庚辛金旺必來尅木而木病

必甚也。設庚辛不死持于壬癸之日。以壬癸水旺。必母
來助子。而木病可支也。雖能支于水旺之日。而又必起
于甲乙之日。以木病當復于本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
之者何如。肝病者。平旦慧。以平旦應甲乙木。故病主慧。
慧者。爽也。時王木亦王也。下哺甚。以下哺者。申酉時也。
應在庚辛。故病主甚。金來剋木也。夜半靜。以夜半者。亥
子時也。應在壬癸。故病主靜。水來生木也。況肝既有病。
則治之者。當順其性而治之。故肝之所苦在急。則其所
欲在散。惟味之辛者。主散。宜急食辛以散之。性欲散而
辛能散。此補之者。所以用辛也。性苦急而酸能收。此補

之者所以用酸也治肝之法又如此

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於春起于
夏禁溫食熱衣心病者愈在戊巳戊巳不愈加于壬癸壬
癸不死持于甲乙起于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
靜心欲亟急食鹹以與之用醃補之甘瀉之

以心經言之凡病在心者以心性屬火其病從夏始也
至于長夏屬土則土能尅水而水不能尅火故心病當
愈于長夏但長夏不愈當甚于冬以水能尅火也若冬
不死當持于春以木能生火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
夏以火病當起于火候也日熱則心躁故食溫衣熱者

皆當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愈在戊巳日。以土王則水衰。水衰不能尅火也。戊巳不愈。加于壬癸。以水王則火必受尅也。壬癸不死。持于甲乙。以木王則火生也。然心病必起于丙丁。以火病當復于火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日中慧。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甚。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平旦靜。以平旦正屬甲乙木也。然所以治之者。心欲與。惟酸爲能與。堅急食酸以與之。惟其所欲在與。此酸之所以爲補也。唯其所苦在緩。此甘之所以爲瀉也。此乃因其性而治之耳。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其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長夏。
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于
甲乙。甲乙不死。持于丙丁。起于戊己。脾病者。日昃慧。日出
甚。下哺靜。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厲之。甘補之。晝音
以脾經言之。凡病在脾者。以脾性屬土。其病從長夏始
也。至于秋屬金。則金能剋木。而木不能剋土。故脾病當
愈于秋。但秋不愈。當甚于春。以木能剋土也。若春不死。
當持于夏。以火能生土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長夏。
以土病當復于土月也。且食或溫熱。過于太飽。或濕地
濕衣。皆脾土所惡。俱宜禁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

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愈在庚辛日以金旺則木衰木衰不能尅土也庚辛不愈加于甲乙以木旺則土必受尅也甲乙不死持于丙丁以火王則土生也然脾病必起于戊巳以土病當復于土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日昃慧以日昃則未土正王土性耐也日出甚以日出則木王也下晡靜以金王則木退也然所以治之者脾欲緩唯甘者能緩急食甘以緩之惟甘能緩之此甘之所以爲補也脾苦濕惟苦性堅燥此苦之所以爲瀉也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長夏起于秋

禁寒飲食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丁不死。持于戊己。起于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厲之。

以肺經言之。凡病在肺者。以肺經屬金。其病從秋始也。至冬屬水。則水能尅火。而火不能尅金。故肺病當愈于冬。但冬不愈。當甚于夏。以火能尅金也。若夏不死。當持于長夏。以土能生金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秋。以金病當起于金候也。且肺惡寒。故衣食之寒者。皆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愈在壬癸日。以水王。則火衰。火衰不能尅金也。壬

癸不愈。加于丙丁。以火王則金必受尅也。丙丁不死。持于戊巳。以土王則金王也。然肺病必起于庚辛。金病常復于金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下晡慧。以下晡正屬庚辛金也。日中甚。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靜。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然所以治之者。肺欲收。惟酸爲能收。急食酸以收之。唯其所欲在收。此酸之所以爲補也。所苦在散。此辛之所以爲寫也。

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長夏。長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于戊巳。戊巳不死。持于庚辛。起于壬癸。腎病者。夜半慧。四

季甚下。晡靜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瀉之。音倅

以腎經言之。凡病在腎者。以腎經屬水。其病從冬始也。至春屬木。則木能尅土。而土不能尅水。故腎病當愈于春。若春不愈。當甚于長夏。以土能尅水也。若長夏不死。當持于秋。以金能生水也。其病能復起。又當在于冬。以水病必在于水候也。且腎性惡燥。故凡燥煖之熱。食溫炙之衣。宜弗犯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愈在甲巳日。以木王則土衰。土衰不能尅水也。甲乙不愈。甚于戊巳。以土王則水必受

尅也戊巳不死持于庚辛以金旺則水生也然腎病必
起于壬癸以水病當復于水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
者何如腎病者夜半慧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四季甚以
四季屬土也下晡靜以下晡屬庚辛金也然所以治之
者腎欲堅惟苦爲能堅急食苦以堅之惟其所欲在苦
此苦之所以爲補也所苦在庚此鹹之所以爲寫也
夫邪氣之客于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
勝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五藏之脉
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間去聲

此總結上文之爲病爲愈爲甚爲持爲起者必當先定

五藏之本脉而始知之也。肝病始于春，心病始于夏，脾病始于長夏，肺病始于秋，腎病始于冬者，皆由邪氣感於吾身，以勝相加。如肝病由肺而傳，心病由腎而傳，脾病由肝而傳，肺病由心而傳，腎病由脾而傳之謂也。至其所生而愈，如肝病愈于夏，心病愈于長夏，脾病愈于秋，肺病愈于冬，腎病愈于春者，皆我之所生也。至其所不勝而甚，如肝病甚于秋，心病甚于冬，脾病甚于春，肺病甚于夏，腎病甚于長夏者，皆我之所不勝而能尅我也。至其所生而持，如肝病持于冬，心病持于春，脾病持于夏，肺病持于長夏，腎病持于秋者，皆彼能生我也。自

得其位而起。如肝病起于春。心病起于夏。脾病起于長夏。肺病起于秋。腎病起于冬者。皆得其所應之時而病復起也。夫五藏之病。由于相生相勝者如此。至于日時可推矣。又當先定五藏之本脉。如春脉弦。夏脉鉤。長夏脉代。秋脉毛。冬脉石。或有胃氣及無胃氣。則彼之生我。尅我。我得而知。故凡爲愈者。我所生持者。生乎我。其病爲間而爲生之期。爲甚者。尅乎我。爲起者。得本位。其病爲甚而爲死之期。可得而斷之矣。若不定五藏之脉。則彼于我之相生相尅。胡從而知之哉。

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眈眈無所見。

耳無所聞善惡如人將捕之取其經厥陰與少陽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煩腫

厥陰

上文五節言五藏之病用五味以補虧則用藥之意寓矣而此下五節又言五藏之病復有用鍼之法也試以肝經言之足厥陰之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少腹又上貫膈布脇肋故兩脇下痛以下引少腹其氣實則善怒

肝氣實則怒

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

之虛則目眈眈無所見耳無所聞蓋足厥陰之脉自脇

肋循喉嚨上入頰頰連目系足少陽之脉其支者從耳

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眦後故虛則耳目無所見

聞也。惟其虛也。故善乎恐懼。如人有將補之意。正以肝

藏魂魂不安。故其病如此。當取足厥陰之經穴中封。

蹻骨前一寸筋裏宛宛中足少陽之經穴陽輔。足外踝

輔骨前絕骨端三分去垣以肝與膽相為表裏也。實

則寫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王註凡言以爲經脉之

何穴以然足厥陰之脉自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于顙

故頭必痛。足少陽之脉支別者從耳中出走耳前。又支

別者抵于頰。加頰車。又足厥陰之脉支別者從目系下

頰裏。故耳聾不聰而頰又腫也。此則氣逆于上。故見之

於頭耳頰者如此。亦是有餘之證也。取其兩經以出血。

而已。此不言穴意者，亦是上文之經穴耳。

按此下五節皆言用鍼不

言用藥然各經證候甚明，惟智者明此經絡識此證候，則凡藥屬肝膽者可悉用矣。後倣此。

心病者，胃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脊甲間痛，兩臂內痛。

虛則胸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

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

甲肝同

以心病言之，手少陰心經之脉，其直者從心系却上肺

下出腋，下手厥陰心包絡之脉，其支者循胃中出脇下

腋三寸，上抵腋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

下循臂行兩筋之間，又手太陽小腸經之脉自臂臑上

繞肩胛，交肩上，故會中必痛，脇支必滿，脇下亦痛，膺背

肩胛間皆痛。兩臂內皆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
正氣之虛。則胃腹之中。大腸之下。與腰相引而痛。蓋手
厥陰之脉。從胷中。出屬心包絡。下而歷絡三焦。其支者。
循胸出脇。手少陰之脉。自心系下而絡小腸。故曰胃曰
脇曰腰。皆主痛也。當取手少陰之經穴靈道。掌後一寸
分灸手太陽之經穴陽谷。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
三壯心與小腸相為表裏也。實則寫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
耳。其舌木下并出其血者。正以手少陰之脉。與心系上
俠咽喉。所以出舌下之血也。曰出血。乃治有餘之證耳。
舌下即廉泉穴。係任脉經絡下結喉。上四寸中鍼二分。胷七呼灸三壯。及有變病。則又不

止前證而已。又當取手少陰之邪。曰陰郄穴者。以出其

血也。

在掌後脉中去腕半寸當小指之後脉二分灸七壯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痠脚下痛虛則腹滿

腸鳴飧泄食不化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

肌當作飢

以脾病言之脾象土主肉故身重善饑肉痿無力也

足太陰脾經之脉起于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上內踝

前廉上膈內

足陽明胃經之脉自下解開抵伏兔下膝膕中下循股外廉下足跗入中指間

足

少陰腎經之脉起于足小指之下斜趨是心上膈內出

膈內廉脾病故足不收行善痠脚下痛此則邪氣有餘

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虛則腹中滿腸中鳴飧泄而食不

化蓋足太陰之脉從心前廉入腹屬脾絡胃足陽明
之脉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支者起胃口循腹裏
故其為病如此虛弱曰中氣當取足太陰之經
穴商丘足內踝上二寸足陽明之經穴解谿足內踝上二寸陷
寸半鉗五分留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足內踝上二寸陷
三寸灸三壯壯以出其血耳夫曰出血則治前有餘之證而已而
虛則補之又非可以出血治也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死陰股膝脾膈肝足皆痛
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啞乾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
厥陰內血者死苦刀交喘時轉又

肝胡郎反啞音益

以肺病言之。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爲欬。故病則喘。
欬逆氣肩。近于背。而背爲胃中之府。故肩背痛也。肺主
皮毛。邪盛則心液外泄。故汗出也。足少陰之脉。從足下
上循腓內。出腠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今
肺病則腎爲之子。亦必受邪。故尻陰股膝脾臑肱足皆
痛。此乃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虛。則少氣不能
報息。耳聾。嗌乾。蓋手太陰之經。會于耳中。故爲耳聾。腎
脉從腎上貫肝。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今肺虛則腎
藏不足。以上潤干。嗌故嗌乾。當取手太陰之經穴。經渠。
寸口陷中。第二是太陽之外。足厥陰之內。卽足少陰之

此做

脉也亦取其經穴復滑以出其血焉可也復滑三部九
候論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
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後調其虛實無問其病
以平為期則皆于出血之後又當用補焉以調之耳餘

腎病者腹大脰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胃中痛大
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取其經少陰太陽而者樂音洛

以腎經言之足少陰之脉起于足心上循膈內出膻內
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
膈入肺中故腹大脰腫喘欬也腎病則骨不能用故身

重也腎主五液在心爲汗腎邪攻肺心氣內微故寢後
卽有汗也大凡有汗之疾多惡風以腠理不密故汗出
而表虛者必惡風也此皆邪氣有餘之證耳至于正氣
之虛則足少陰之脉從肺出絡心注胃中今腎氣既虛
胃中自痛其大腹小腹亦從而痛正以腎脉自小腹上
行大腹至俞府而止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脉從項下行
而至足今腎氣既虛而太陽之氣不能盛行于足故足
清冷而氣逆也腎之神爲志惟志不足故意不樂也當
取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足外踝後跟骨足太陽之經穴崑崙足外踝後跟骨
上陷中鍼三分以出其血可也如三部九候篇所謂必
審七呼灸三壯

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耳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
大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雞皆苦脾色黃
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
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熈毒藥攻邪五穀爲養五
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
堅或熈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按此各經所食與靈樞五本篇不同
此承首節論五藏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等義而詳言
之也東方甲乙木其色青肝屬木故色亦青肝苦急惟

甘爲能緩之。故宜食甘。凡粳米牛肉棗葵皆甘。皆可食也。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心屬火。故色亦赤。心苦緩。唯酸爲能收之。故宜食酸。凡小豆犬肉李韭皆酸。皆可食也。西方庚辛金。其色白。肺亦屬金。故色亦白。肺苦氣上逆。惟苦爲能泄之。故宜食苦。凡麥羊肉杏雞皆苦。皆可食也。中央戊己土。其色黃。脾亦屬土。故色亦黃。土文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故宜食苦。然腎爲胃關。脾與腎合。當假鹹之柔。更以利其開。開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與各藏不同。其食味之鹹者。乃調利機關之義也。凡大豆豕肉栗藿皆鹹。皆可食也。北方壬癸水。其

色黑腎亦屬水故其色亦黑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故
宜食辛凡黃黍雞肉桃葱皆辛皆可食也以辛主散
主收甘主緩苦主堅鹹主與故耳彼補正氣者必有取
于良藥治邪氣者必有取于毒藥此亦藥之所以攻邪
也如金玉土石草木蟲魚鳥獸之類皆有攻邪之藥五
運行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
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此皆所謂毒藥也且粳米小豆
又曰無毒治病十去其九此所謂良藥也
麥大豆黃黍之五穀所以養此元氣也桃李杏栗棗之
五果所以助此元氣也牛羊豕犬雞之五畜所以益此
元氣也葵藿薤蔥韭之五菜所以充此元氣也此皆陽
為氣者氣歸精而精歸化陰為味者味歸形而形歸氣

故合氣味而服之。所以補精益氣也。自毒藥攻邪以下

至此其間較果實藥各有五者。各有五味。各有散收緩

急堅奠之宜。在因四時五藏之病。隨五味所宜。以異用

耳。蓋至是而藏氣法時之義無餘蘊矣。按王好古論五

味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脾苦急。急食酸以緩之。

肺苦燥。燥食辛以潤之。心苦澀。澀食鹹以軟之。腎苦

虛。虛則補其母。水能生木。故以滋陰藥補之。如熟地黃

此苦以補腎。無地黃黃藥是也。如熟地黃。此苦以補腎。

九主之實。則白芍藥為之。如熟地黃。此苦以補腎。

實則為其子。心為肝之子。以甘補之。如熟地黃。此苦

以收之。如熟地黃。此苦以補腎。

其母。木能生火。肝為心之母。肝木也。以生薑補之。如熟

他證。以安脾。先主之實。則作草為之。如無他證。錢氏方

中重則易心湯。輕則導赤散。○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

甘木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甘草以甘補之。人參以苦為

之黃連。肺則以甘。甘大棗之類。補之。如無他證。錢氏在
黃散主之。心乃脾之母。以炒黃連。清心實則以枳實。為之
如無他證。以黃散散之。肺乃脾之子。以桑白皮。為之。
○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平之。○子我欲收。黃散欲收。
急食酸以收之。○子我欲散。黃散欲散。
乃肺之母。以甘草。補之。如無他證。錢氏以四膠散。補之。
濕白散。為之。腎乃肺之子。以澤瀉。為之。○腎苦燥。急食
辛以潤之。如黃連。欲堅。急食苦以堅之。○黃連。補之。腎本實
之。不可。錢氏止有補腎地黃丸。無馬
腎之藥。肺乃腎之母。以五味子。補肺。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此篇宣明五藏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謂五

入。此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多淡入胃一句。

此言五味各入五藏也。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

肝。金生辛。辛生肺。火生苦。苦生心。水生鹹。鹹生腎。土生甘。甘生脾。此酸之所以入肝。辛之所以入肺。苦之所以入心。鹹之所以入腎。甘之所以入脾也。是五味隨五藏而入。遂名之曰五入。

五氣所病。心為噫。肺為欬。肝為語。脾為吞。腎為欠。為噦。胃為氣逆。為噦。為恐。大腸小腸為泄。下焦溢為水。膀胱不利為癰。不約為遺溺。膽為怒。是謂五病。此節與靈樞九候論同。

此言五藏邪氣各有所病也。心有不平。氣鬱于心。故噫出之。象火炎上而烟焰出也。後集解曰。問篇岐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為噫。則是噫出于胃。三部九候論靈樞九候論皆曰。心為噫。與此篇同。然則以爲出于胃耶。出于

心耶又嘗考肺肺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
于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為噫也由此觀之則
知噫屬心而足陽明胃經之絡入胃于心故胃肺為欬
有寒亦能噫也經典之旨豈非二而一者耶肺為欬
蓋肺本屬金扣之當有聲故邪擊于肺則為欬也按欬
篇論欬甚詳其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肺肺也又曰
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此
外感之邪也又曰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脉上至于肺則
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為肺欬五藏各以
其時受病如下文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
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
之之謂也非其時則皆是肺欬為始而傳以與之又末
云此皆聚于胃關于肺可知五藏六府俱能為欬而終
不離乎肺也故此篇曰肺肝為語夫答述曰語象木有
枝條而下宣委曲故出于肝也脾為吞者王註云象土
包容物歸于內故為吞也腎為欠為噫按靈樞口問篇

岐伯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者主卧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又曰陽氣和利滿于心出于鼻故為嚏今日為腎之病者蓋腎屬乎陰故欠由之足太陽之氣和利于心而太陽與腎為表裏故嚏由之觀口問篇下文有補足太陽眉上等語則知陽氣為太陽而嚏出於鼻故補眉上也眉上者積於穴也縱陽氣為衛氣亦由膈脫穴而上升之所謂日胃為氣逆為噦為恐張則上行於頭故必刺膈胃穴蓋胃為水穀之海故胃氣不和則氣逆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

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爲噦。又按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志爲恐。又按此篇下文有曰。精氣并于腎則恐。今以爲胃之病者。蓋胃寒則噦起。胃熱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氣亦熱。故爲恐也。蓋腎者。胃之關也。大腸小腸爲泄。蓋大腸爲傳道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爲泄利之證也。下焦者。卽靈樞營衛生會篇上中下之下焦也。按營衛生會篇岐伯曰。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

入膀胱故難經三十一難曰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

口主分別滲泄主出而不納以傳道也又三十五難曰

膀胱者為黑腸下焦所治也今下焦之氣窒而不寫故

溢而為小病

水之為義載陰陽別論篇第七節註中

靈蘭秘典論云膀胱

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今日不利則為

癰癰者水道不通之病也不約則為遺溺遺溺者溺不

止此臍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惟決斷無私秉正疾邪

故病為怒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為怒而此云然者

以其與肝為表裏也是為五藏之病也其曰大腸小腸

胃膽膀胱者府病同藏藏病府亦病也

五情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肝則憂。并於脾則畏。并於腎則恐。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

此言五藏既虛。故精氣并之。則志不能禁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爲志爲怒。心在志爲喜。脾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今心虛而餘藏之精氣皆并之。則善喜。蓋喜者。固其所志。而太過於喜。則爲病也。如難經十善欠善思善嘆之類肺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悲。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憂而茲曰悲者。蓋憂與悲無大相遠也。肝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憂。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怒而茲曰憂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脾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

畏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思而竒曰畏者蓋思過則反畏也腎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恐是之為五并者惟其本藏既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本藏之志不能禁而失之太過者有之調經論以相并為實蓋實亦為病也

五藏所惡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是謂五

惡

惡俱去声此與
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之性有所惡也心本屬火火之性熱而受熱則病故惡熱肺本屬金金之體寒而受寒則病故惡寒肝屬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脾屬土土濕則傷肉故惡濕腎屬水其性潤而得燥則精涸

故是燥。是謂五藏之所惡也。

五藏化液。心爲汗。肺爲涕。肝爲淚。脾爲涎。腎爲唾。是謂五液。此與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各有其液也。飲食入胃。其精微之氣有所化而爲液者。在心爲汗。故得熱則汗出。心氣有餘也。在肺爲涕。故鼻爲肺之竅。涕出于肺也。在肝爲淚。故目爲肝之竅者。淚注于目也。在脾爲涎。故唇口主脾者。涎出于脾也。在腎爲唾。故齒爲骨類者。唾生于齒也。是謂五藏之液也。

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

中論

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今多食謂之五禁。又詳見五味論。

此言五藏之病各有禁食之味也。按靈樞五味論曰。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癢。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其少俞之所荅者。尤爲詳悉。宜參看之。

五病所發。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肉。陰病發于肉。陽病發于骨。陰病發於夏。是謂五禁。此論五藏病發之在骨與肉。陰病發於夏。是謂五禁。此論五藏病發之在骨與肉。

此言五藏之病各有所發也。陰經之病發之在骨與肉。

以骨屬足少陰。肉屬足太陰也。陽經之病發之于血。以血生于營氣。營氣屬陰。陰不勝陽。故陽經有病而血隨以病焉。冬時陰氣盛。故陽病發于冬。以陽不能敵陰也。夏時陽氣盛。故陰病發于夏。以陰不能敵陽也。

五邪所亂。邪入于陽則狂。邪入于陰則痺。搏陽則為顛疾。搏陰則為瘖。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是謂五亂。此與

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之邪。各有所亂也。邪氣不入于陰而入于陽。則陽邪有餘而為狂。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邪氣不入于陽而入于陰。則陰邪有餘而為痺。故經脈不通而

成瘧痺也。靈樞九鍼論曰：邪入于陽，則爲癰疾。今日搏
陽，則爲顛疾；則靈樞之癰當從顛。蓋陽脉搏擊，則陽主
上升，故頂顛自疾也。靈樞九鍼論曰：邪入于陰，轉則爲
瘖。今日搏陰，則爲瘖。蓋陰脉搏擊，則陰氣爲邪所傷，故
轉則爲瘖也。陽脉之邪入之陰經，則其病也靜；陰脉之
邪出之陽經，則其病也怒。是因氣亂而爲病也，遂以五
亂名之。

五邪所見：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長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
得長夏脉，名曰陰出之陽病，不治。是謂五邪皆同，命
死。不治。陰出之陽病，蓋怒七字疑衍。

此言五藏之邪有所見之脉也。春得秋脉，金尅木也。夏得冬脉，水尅火也。長夏得春脉，木尅土也。秋得夏脉，火尅金也。冬得長夏脉，土尅水也。是謂五邪。皆同名曰死不治耳。

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

藏所藏。

此與靈樞九鍼論同。但說腎則曰藏精，與志與氣同。

此言五藏各有所藏之神也。按靈樞本神篇黃帝曰：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

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之所憶謂之意
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有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
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神之所藏在心以神屬陽心
爲牡藏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肺以魄屬陰肺爲牝藏故
藏之魂之所藏在肝以肝屬陽肝爲牡藏故藏之意之
所藏在脾以脾在志爲思惟意者心之所之故藏之志
之所藏在腎以志者心之所立也志主于堅腎主作強
故藏之是謂五藏所藏也

五藏所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謂五

主

此與靈樞
九鍼篇同

此言五藏之所主也。按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之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故味之所主在心，皮之所主在肺，筋之所主在肝，肉之所主在脾，骨之所主在腎。是謂五藏之所主也。

五勞所傷：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謂五勞所傷。此與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所勞，各有所傷也。久視者必勞心，故傷血；久卧者必勞肺，故傷氣；久坐者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五脉應象肝脉弦心脉鉤脾脉代肺脉毛腎脉石是謂五藏之脉

此言五藏之脉象也大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內有血氣多少形志苦樂等義故名篇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按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常多血陰常多血少氣與此不同須知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說才節出血氣之多少正與此節照應豈得為訛此即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夫人有手足陰陽十二經乃其常數也其間

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少陽者，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陽明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其氣血俱多。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其血多，其氣少。太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此雖人之常數，實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謂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手

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此節自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至是謂手之陰陽也。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缺今知手足陰陽所苦至末數句。

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爲之表裏也。表裏者。內外也。足太陽者。膀胱也。足少陰者。腎也。膀胱之井榮俞原經合。始于足小指之外側。腎之井榮俞經合。始于足心。故皆稱曰足。膀胱爲府。故曰表。腎爲藏。故曰裏。是足太陽與足少陰爲表裏者如此。足少陽者。膽也。足厥陰者。肝也。膽之井榮俞原經合。始于足之第四指之端。肝之井

榮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外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膽爲府。故曰表。肝爲藏。故曰裏。是足少陽與厥陰爲表裏者如此。是陽明者胃也。是太陰者脾也。胃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是次。脾之井榮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內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胃爲府。故曰表。脾爲藏。故曰裏。是足陽明與太陰爲表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爲足之陽經陰經也。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少陰者心也。小腸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小指外側之端。心之井榮俞經合。始於手小指內側之端。故皆稱曰手。小腸爲府。故曰表。心爲藏。故曰裏。且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者如此。手少陽者三

焦也。手厥

陰者。心包絡經也。三焦之井榮俞原經合。始

于手第四

指之端。心包絡經之井榮俞經合。始於手中

指之端。故

皆稱之曰手。夫曰手心主者。蓋包絡居心之

下。代心主

以行事。心不受邪。而治病者。亦治手心主。故

即稱之曰

心主。大義見靈樞三焦為府。故曰表。心主為藏

故曰裏。

其肺則共見于右手尺部。惜乎後世之人。不能知此。但有命門之說。而不知此部有二經之

也。是手少

陽與心主為表裏者。如此。手陽明者。大腸經

也。手太陰者。

肺也。大腸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次指

之端。肺之

井榮俞經合。始於手大指之端。故皆稱曰手。

大腸為表。

故曰表。肺為藏。故曰裏。是手陽明與太陰為

表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為手之陽經陰經也今欲知手足陰經陽經所苦之疾果在何經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苦酸脾苦濕肺苦氣上逆腎苦燥之類又伺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奠肺欲收脾欲燥腎欲堅之類然後于有餘之經而瀉之不足之經而補之則用鍼之道盡矣

按靈樞經肺篇言十二經經脈之行其
絡屬脾脾則曰屬脾大腸則曰屬大腸胃則曰屬胃小腸則曰屬小腸心則曰屬心膀胱則曰屬膀胱腎則曰屬腎膽則曰屬膽肝則曰屬肝三焦則曰屬三焦
與為表裏者則曰絡其相須
有如此者宜乎其為表裏也

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

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今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灸刺之度也。俞音庶。先三度字音釋。後四度字加字。今平声。

此言五藏有俞。而有度之之法也。背俞。卽下文五藏俞也。屬足太陽膀胱經。以其在背。故總名之曰背俞。度量也。言欲知背中五藏之俞者。先度其兩乳之間。居中相半。摺之。正臍中也。其中豎起。分爲三隅之象。另以他草量其去半之中。卽對半摺之。乃以兩頭對豎下之兩隅。所謂以兩隅相拄也。其兩隅當以三寸爲濶。則各俞正。

令去脊一寸五分之度乃舉此直以度量其背令其一

隅居上齊脊中之大椎穴

又名百勞係督脉經穴居

隅在下當其下之兩隅者即肺俞也

在三椎之傍左右各開一寸五分

復下一度將上隅柱第三椎間即肺俞之中央其下兩

隅之穴即心俞也復下一度將上隅柱第五椎間其下

兩隅左角為肝俞穴右角為脾俞穴

按兩隅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宜為隅

俞穴乃第七椎旁今云然者誤也

復將上隅柱第七椎間其下兩隅乃

腎俞穴也

按腎俞在第十四椎之旁各開一寸五分是謂

五藏之俞欲灸五俞者可以是法為準矣

形樂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樂志樂病生于肉治

之以鍼石。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藥。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于不仁。

治之以按摩藥。是謂五形志也。

樂音洛咽音咽嗌音益數音朔此與靈樞九鍼

論同但彼曰針藥者是而此曰百藥者誤

此以下五節言病由有不同而治之者必異其法也。世

有身形快樂而心志則苦。故病生於脉者。以心主脉也。

當灸刺隨宜以治之。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亦然。逸居

飽煖無所運用。肉理相親而衛氣怫結。病生於肉。宜以

石爲鍼而刺之。

此言世有類于勞苦勤于事務而志則無慮故苦傷筋者。病生于筋。當

勞苦勤于事務而志則無慮。故苦傷筋者。病生于筋。當

用藥以熨之，導引以疏之，可也。世有形體已苦，心志亦苦，故病生于咽嗑。奇病論曰：肝者中之將也，取決于膽，咽為之使。又靈樞經熱病篇云：系痰咽系，且膽為決斷者，不遂，所以咽嗑為病。當治之以甘藥。靈樞經終始篇云：肝以甘藥。以甘藥治之，則肝氣藏，肝病甘藥不可飲，以至劑。世有形體勞苦，數受驚恐，則志亦不樂，其經絡不通而不仁之病生。不仁者，謂痹重而不知寒熱痛痒也。當治以按摩及飲之以酒藥，使血氣之宣暢耳。按疏五通論有云：凡欲診病者，必先問飲食居處，乘乘暴苦，始乘後苦等義，與此意同。

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血，惡血刺太陰出血，惡血刺少陰出血，惡氣也。惡去聲。

此承首節而言刺各經者須知出氣出血不可不慎也
上文言陽明常多氣多血故刺手足陽明經者當出血
而出之無害也太陽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太陽經者
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也少陽常少血多氣
故刺手足少陽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
也太陰常多氣少血故刺手足太陰經者當出氣而惡
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少陰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
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厥陰常多
血少氣故刺手足厥陰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
之或出也由此觀之則太陽厥陰均當出血惡氣少陽

太陰少陰均當出氣惡血唯陽明則氣血皆出也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篇內首節有盡欲全形故名曰寶命者以次節有惡

命蓋非寶惜天命其形難保全耳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以天地之氣
生四時之法成君正衆庶盡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
留淫日深者十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為之奈
何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絃者其音
嘶敗木敷者其葉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
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者者同
今平声

為去

此帝欲用鉞以除民病。而伯以病有難治者告之也。帝以天地之間。唯人爲貴。而使君王衆庶。盡欲全形。故飲用鉞以除其病。恩至渥矣。伯言天下之病。有因循日久。而至于不可治者。雖鉞亦不能成功也。試觀鹽在器中。其味甚鹹。而味醎者潤。故器外之津泄焉。又觀琴瑟之絃。幾于絕者。其音嘶敗。而無足聽焉。又觀木之已斲者。當秋冬之間。其葉飄發而墮落焉。凡此皆物類之日久。傷潰使然也。況于人乎。是以病深者。其聲噦。按靈樞經曰。問篇以噦出于胃。正以胃爲五藏六府之本。原胃既受病。噦斯發焉。今人病至于噦。而有類于三者之勢。是

謂大府壞矣。當是時也。毒藥不能施其力。鍼鍼無以庸其巧。其皮粗絕。其肉內傷。血與氣爭。而血色變黑。雖欲藉鍼以全衆庶之形。烏可得哉。按王註以爲喻陰囊。經絡絕者。爲喻肺傷。木散者。爲指肺病皆自人身言之。非也。此三者。猶詩經之所謂興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唯楊上善之註。獨合經義。余深取之。

帝曰。余念其痛心。爲之亂惑。及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爲殘賊。爲之奈何。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知萬物者。謂之天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

不能欺也。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二為之為字俱去。去大音扶。

此帝念民病不除。則民怨必深。而伯言能達天人之理者。斯可以與其能也。更代者。病離人身。如更代而去也。伯言人合天地以生。則天之理。吾之理。一也。故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愛之育之。如親之視子也。知萬物之理者。謂之天子。天子者。正天之所子也。何也。天有陰陽。陰陽有寒暑。人有十二經脉之節。十二節有虛實。吾于天而經理其天地陰陽之化。不失乎四時以應之。吾于人而知其十二節之理。有合于天地陰陽四時之

妙則雖聖智不能欺之也。又何也。正以若人者。卽聖智也。八節之風。有所變動。彼則存而悟之。或行之運。更有所勝。彼則立而排之。十二節虛實之數。彼則通而達之。其氣獨出獨入。何其神也。呿吟至微至細。何其幽也。出氣之謂呿目視秋毫。何其明也。斯則用鍼以除民病。抑亦有起死回生之功歟。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月有大小。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故鍼有懸布天

下者五黔首其餘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養身。三曰知清養爲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此言欲用鍼者有五法。而其法爲甚神也。伯言用鍼之法有五。其妙法乎五行。正以五行者。木伐于金。火滅于水。土達于木。金缺于火。水絕于土。萬物皆具五行。其勝負之理盡然。非止一物而已。故用鍼之法。亦有五者。懸布于天下之廣。特黔首日用飲食。飽則棄餘。莫能知此。

妙耳。五者唯何。一曰治神。蓋人有是形。必有是神。吾當

平日豫全此神。

上古天真論云。積精全神。

使神氣既充。然後可用鍼。

以治人也。二曰知養身。蓋人有是身。不可不善養之。吾

當平日豫養已身。使吾身却疾。然後可因已以治人也。

陰陽應象大論曰。以我知彼。用之不及。

三曰知毒藥。爲真。蓋毒藥攻病。氣

味異宜。吾當平日皆真知之。然後可用之不謬也。四曰

制砭石。小大。蓋砭石爲鍼。可以治疾。吾當平日預制此

鍼。小大得宜。庶不至于臨時乏用也。五曰知府藏血氣

之診。蓋人之府藏有虛有實。其血氣有多有少。如前篇

之謂。吾當平日預知診法。凡虛補實。寫出血。出氣。惡血。

惡氣之義無不知之。廢不至于冥行也。是五法既立。各有所先。卽本文謂治神先于養身之謂。則用鍼之方正。有合于五行之妙矣。今末世補虛寫實。雖衆所共知。而法則天地隨應而動。如響隨聲。如影隨形。無是無神。如有鬼神。如有鬼神。獨往獨來。此乃用鍼之法。可謂至神。實非衆人所能知也。下節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脩。後乃存鍼。衆脉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可玩往來。乃施于人。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常發。間不容瞢。手動若務。鍼耀而勻。靜意視義。觀適之。

變是謂冥莫知其形見其烏烏見其稊稊從見其飛不知其誰伏如橫弩起如發機問夫片

此言用鍼者當始終曲盡其妙法也伯言凡刺家真要

之法必先治已之神氣上曰治神者平日之功而此曰

治神者臨鍼之法蓋惟神氣既肅而後可以專心用鍼

也病人五藏吾乃定之或虛或實無不明也病人之脉

吾能診之九候所在無不周也夫然後存心于鍼而用

之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方其始焉衆脉不見衆凶弗

聞之時必察形氣相得之何如或形盛氣衰或氣盛形

衰或形氣俱衰俱盛莫不知之

王機真藏論云形氣相得謂之易治形氣相失

謂之切不可以吾形之盛衰寒溫而料病人之形氣使
之強同于已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吾方神氣不散
意念精專。當玩其鍼一施用。則病人之氣往來於鍼下
者何如。乃可以施鍼于人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刺
虛者必待其實。刺實者必待其虛。此乃末後去鍼之法。
今則亦預玩之。人有五虛。五藏皆當至于既實而後可
以去鍼。人有五實。五藏皆當至于既虛而後可以去鍼。
但五虛勿可以迅速。恐實邪之尚留。五實勿可以遲遠。
恐正虛之難復。至其已虛已實。可以發鍼之際。則所間
特止瞬息耳。

按玉機真藏論亦有五虛五實。以此就鍼法而言。

此法必皆熟玩。

于八夫然後可以施鍼也及將施鍼之時手動用鍼若

專于事務而不敢貳目擢其鍼自有上中下等而極其

勻斯時也入鍼淺深各隨經絡矣靈樞經水論岐伯曰

十呼足太陽深五分腎七呼足少陽深四分腎五呼足

太陰深三分腎四呼足少陰深二分腎三呼足厥陰深

一分腎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

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腎皆無過一呼當入鍼之時此

法正宜但鍼正在穴吾必靜其志意潛視鍼下之妙默

施矣然之變是謂至冥至冥無形可測八正神明論云

觀適然之變知血氣營衛之不行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

之盛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刺之工常先見之

然而不形于外故及其氣之至也如鳥之集其氣之盛

也如稷之盛但見其氣有往來如鳥之飛並不知誰為

之主而然也。若刺虛者而未實，刺實者而未虛，則鍼猶在穴，伏如橫弩，不敢輕發。及刺虛者而已實，刺實者而已虛，則鍼方去穴，起如發機，不敢復留。用鍼始終妙法，如此，故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若有鬼神也。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如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于衆物。

此言刺虛刺實，以虛與實爲候，而餘法皆當慎守也。凡刺病人之虛者，必待其實，卽鍼解論之所謂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凡刺病人之實者，必待其虛，卽鍼解

論之所謂留鍼陰氣墜至乃去鍼也正以待其各經之
氣已至或虛或實然後去鍼此乃慎守其法而勿失卽
鍼解論之所謂勿變更也不惟是也病之或淺或深在
吾志以運之卽鍼解論之所謂知病之內外也氣來或
遠或近正與病之深淺而合一卽鍼解論之所謂深淺
其候等也用鍼之際始終慎守如臨深淵心不敢墜如
握虎然手不敢肆自始時治神以迄于今其神專一凝
靜無敢營營于衆物卽鍼解論之所謂靜志以觀病人
無左右視也斯則用鍼之法無有不全始可乘其已虛
已實而出鍼矣吁觀伯之所言其叮嚀之意切矣惜乎

萬世而下。能知此道者誰歟。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內有八正虛邪之當避。鍼法神明之當知。此篇大義。

出自靈樞官能篇故名篇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溢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

生無爲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
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日月生而無是謂
藏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
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
邪乃起

卒如字盡也易去声泣音
虛空平声重平声別去声

此言用鍼者必法天地天光之妙也天光者日月星辰
也伯言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而氣
定乃刺之八正者八節之正氣也四立二分二至日八正是故天
溫日明天之陽氣盛矣而吾人之血淖溢故血易爲衛
氣浮故氣易行此則可以用鍼之時所以天溫無凝也

疑者不使其血氣復疑結也。天寒日陰，天之陰氣盛矣。而吾人之血凝滯，衛氣沉，所以天寒無刺也。刺者，補氣皆不可也。月始生者，上下二弦之時，吾人之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所以月生無寫也。苟日月生而無，是謂藏氣益虛耳。朔望之日，月郭正滿，月之四圍為郭，猶城郭之郭。吾人之血氣實，肌肉堅，所以月滿無補也。苟月滿而補，則血氣揚溢，絡有留血，是謂藏氣重實也。靈樞經論云：月滿則肉充，皮膚緩，毛髮長，兩弦之前，月郭正空，吾人之肌肉減，腠理刻，煙垢著。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所以月郭空，無治其病也。苟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靈樞經論云：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

皮膚縱橫理開毛髮故陰陽諸經至于相錯真邪二氣
殘賊理薄理垢落無所分別反致沉以留止而外虛內亂淫邪乃起矣由
此觀之則用鍼以天溫日明為主而欲行寫法宜于朔
望月滿之時欲行補法宜于兩弦初生之際若天寒日
陰月郭正空皆不可用鍼也後之妄行鍼法者禍人多
矣

帝曰星辰入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
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四時者所以分
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
犯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

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按靈樞

天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
觀百姓審于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
不勝反受其殃
故曰必知天忌

此論天忌之當知也按靈樞衛氣行篇岐伯曰歲有十

二月月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二十八宿

而一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

房至昴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陰主夜故曰星辰者

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按上古天真論曰上古聖人之教

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又靈樞九宮八風篇

云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

來爲虛風主傷人者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若避矢石
然又曰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
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從北方
來名曰大剛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從東方來名曰
嬰兒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又按靈樞經刺節真邪篇云虛邪之中人也此可見虛邪本指風而正氣故曰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以爲人虛感邪者非邪以時至者也春秋冬夏人氣同之故曰四時者所以
分春秋冬夏之氣當以時而調之也此八正虛邪當避
之而勿犯苟以吾身之虛而遇天之虛邪賊風是謂兩
虛相感其邪氣至骨入則內傷五藏惟工候預知而勿

犯縱犯之而卽救始弗至于傷耳。凡若此者乃天道之

所當忌。名曰天忌。此天忌之不可不知也。九宮八風

其虛之邪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

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

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人身觀之。立有驗也。觀其冥

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二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

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王常先見之。然

而不形于外。故曰親于冥冥焉。通于無窮者。可以傳于後

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于外。故俱不能見。

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勞邪。按靈樞官能篇云：乃言以

意法于性古，驗于來今，觀于窮宜，通于無形，此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勞邪。

此亦歷解鍼經之辭也。鍼經者，即靈樞經也。第一一篇九

中，有方立鍼經一節，後世皇甫士安易靈樞經以鍼經之名，故工水釋索同，或無已釋傷寒論宗之，及各醫籍

皆然。伯言欲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

月寒溫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知之則立有

驗也。其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

獨知之，以日月四時參伍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

形于外，故云然。斯乃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如

神運髮髯，是以可傳後世，大異于人矣。

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
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
萌芽。必先見二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
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
之相參。因病而敗之也。靈樞官能篇云。邪氣者。中人也微。未
已。若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
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此節又與本經邪氣藏府病
同形篇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其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賊風從
其後來者。為虛邪也。正邪者。凡人身形用力。汗出。腠理
開。逢此虛風。中人也微。其情莫知其形。難見。惟上工救

之甚早。下工救其已敗也。

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狀。處而治之。故曰守其

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按靈樞官能篇云是故工

守其門戶明于調氣補瀉
所有除疾之意

此亦解鍼經之辭也。夫曰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

之病狀。處而治之也。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

其邪形。預爲之治也。

帝曰。余聞補瀉未得其意。岐伯曰。瀉必用方。方者。以氣方

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

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

曰爲必用方其氣而行焉。補必用圓圓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營衛以吸排鍼也。故圓與方非鍼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之。其氣同中去聲按靈樞官能篇云爲必用圓切而轉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今當其門左引其經右推其膚微疾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指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氣乃在用鍼之要無忘其神其辭雖不同大義則兩相通但靈樞之同當爲方方當爲圓耳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伯言鍼經有爲必用方補必用圓之語然以意論之正以當爲之用以氣方盛月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

乃後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鍼惟其語中有此方字故曰

鍼必用方

難合其邪論曰吸則納鍼無令氣忤靜以久

鍼氣出乃其大氣皆出故

其曰補必用圓圓者正以物

之圓者可行可移其刺必中其營復以吸而排鍼故名

曰補必用圓

難合真和論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

外引其門以開其神呼盡納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

如待所貴不知日養其氣已至適而自護候吸引氣

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今神氣存大氣

留止故命曰補較此更詳則圓之為義可推故圓之與

方非言鍼也乃言意也且思人有是形必有是神腎工

能養神者必知病人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而治

之正以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慎養也

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于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神。何謂形。願卒聞之。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不明。心閒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

此伯狀形與神之義而告之也。帝欲知形之爲義。伯言形乎哉。此形也。目若冥冥。不能見物。問病人之所患者何病。索病之所在者何經。似乎亦爽然在其前矣。然終

不能如君子之引而不發躍如也故按之而此工者不
得其真問之而此工者不知其情此則滯於形迹之粗
而非可以言上達之妙故曰形形之爲義其下工乎又
帝欲知神之爲義伯言神乎哉此神也耳無所聞病人
未及言病情也彼則目已明心已開而忘已先病人而
知矣粲然獨悟其妙有不可以言狀者人所俱視而彼
則有獨見適若昏然而彼則能獨明心能去病如風吹
雲靈樞九鍼十二原云刺之道氣至而有效昔風吹雲
雲明乎若見蒼天蓋自鍼法而言此則自上工之心而
言此則同于神明之道而有莫知之妙故曰神神之爲
義其上工乎靈樞第一三篇云正以三部九候之診爲

拙守形上守神

三部九候之診爲

之本原而九鍼之論涉于形迹特魚尾之筌蹄也

存哉不然何以若是之神耶

三部九候論見本經二十一
九鍼論見靈樞經第七十八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

內言經脉合十宿變經水
及未有真氣邪氣等義故

篇名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

篇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

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于榮輸余知之矣此皆營衛之傾

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于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

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

必應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脉天地溫和

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龍起。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脉。其至也。亦時龍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過其路。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為故。候呼吸引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泣音瀝。卒猝同。

龍起同內納。同今平聲。

此言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脉。三才相應。而邪以

人身當有以寓之也。宿二十八宿也。三百六十五

也。經水者。地之十二經水也。經脉者。人之十二經脉也。

按靈樞經水篇云。足太陽外合于清水。內屬于膀胱。足

少陽外合于渭水。內屬于膽。足陽明外合于海水。內屬

于胃。足太陰外合于湖水。內屬于脾。足少陽外合于汝

水。內屬于腎。足厥陰外合于瀕水。內屬于肝。手太陽外

合于淮水。內屬于小腸。手少陽外合于渾水。內屬于三

焦。手陽明外合于江水。內屬于大腸。手太陰外合于河

水。內屬于肺。手少陰外合于濟水。內屬于心。手厥

陰外合于漳水。內屬于心包。人與天地相通

故溫和寒冷暑熱卒風暴至。所經水或靜或動。或湧或

起者。如此。則是邪者。天地之邪也。入于人身。安得不然。

寒則血凝澁。暑則氣淖澤。邪因而入。何異經水之得風

也。各經動脉。其至也。亦時隴起。邪行脉中。殆循循然。似

有

也。

次序之意不其應於脉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邪

必作微滿然

平其行無常處或在陽經或在陰經不可爲度醫不當

察以三部九候之法卒然與逢早絕其路可也所謂絕

其路者雖爲法耳故凡僞者必先使病人口吸其氣而

吾方納鍼無令鍼與氣逆蓋寫曰迎之迎之者方其氣

來未盛乃逆鍼以奪其氣正謂無令氣忤也鍼既入矣

當靜以久留無易以出鍼而使邪氣復布于病經也又

令病人吸氣而吾復轉鍼必候真氣既得爲復其舊由

是復令病人再呼而吾引出其鍼呼盡乃去此鍼則大

邪之氣皆出矣故命曰僞

按熱論有云大邪之氣也調經論曰

者氣盛乃內鍼鍼與氣俱納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氣又按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禹必切而出大氣乃屈又按九鍼十二原曰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

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扞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以已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胥止故命曰補補門首門扞門變切此言補虛之法也言未用鍼之時必先捫而循之謂以指捫循其穴使氣之舒緩也切而散之謂以指切拈

其穴使氣之布散也。推而按之謂以指推其穴。卽排感其皮也。彈而怒之謂以指屢屢彈之。使病者覺有怒意。使之脉氣填滿也。抓而下之謂以左手之爪甲掐其正穴而右手方下鍼也。斯時也鍼始入矣。必通而取之謂如用下文全法以取其氣也。候氣已至外引其鍼以至干門門者穴門也。卽推闔以閉其神氣。此乃始終用鍼之法。而其間尤有節要不可不知也。方其爪而下之之時。使病人呼以出氣而吾納其鍼必靜以久留。候正氣已至爲復其舊無慢心。如待所貴無躁心。不知日暮真氣已至又必調適而護守之。

寶命全形篇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鍼解論亦云然。

解之曰勿
變更也

又候病人吸入其氣而吾方引鍼正氣不持

與鍼皆出正氣在內而鍼在外各在其處遂推闔穴門

令神氣內存正氣之大者未為得止故命曰補調經說云補虛

奈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吸鍼氣入鍼入

鍼空四塞其氣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持

帝曰候氣奈何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

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故

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真

氣者經氣也經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故曰

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

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焉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厥血而復其真氣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此言候邪之妙在早遏其路無使盛則寫邪氣以害真氣也帝因上文邪入于脉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察三部九候卒然逢遇當早遏其路故宜用鍼以寫

之然所以候此邪者其法何在

此段之說必須少時與本經大義始有源流

王註以為候可取之氣者泛

伯言邪之客于形也

必先入于皮毛

而不去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脉

此數語見經刺論必

源入此用之方為詳悉

故邪去絡入經也舍于血脉之中寒則血

凝澁與血之溫尚未相得暑則氣淖澤與血之寒尚未

相得亦如經水之得風也脉如涌波之起行于脉中循

循然至于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時來時去故行無常

處所以不常在也斯時也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從而察

之三部九候卒然逢遇知其邪之來者猶未盛也故曰

方其來也按而止之止而脈之早過其路則大邪之氣

無能爲矣。若不早遏其路。而至於邪氣甚盛。切無逢其衝而駕之。致使邪氣難去。真氣反虛。何也。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因駕邪而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正邪氣盛而不可逢之謂也。是以經氣不凝。大邪之氣過盛。當是之時。駕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正真氣虛而不可追之謂也。故不可挂以髮之妙。乃用鍼者之所當知也。所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卽宜發鍼。駕之則邪斯駕矣。靈樞小鍼解篇所謂氣之易失者此也。若在下先則邪未至。若在上後則真氣虛。所謂血氣已盡而病不可下。

也故曰知其可取而取之正如發弩中之機萬發萬中
不知其可取而取之如扣椎然取之不動也故曰知發
機之道者妙在至微不可得以及髮不知發機之道者雖
扣之亦不能發止如扣椎而已也按靈樞小鍼解篇云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刺也其往不可追者氣虛不可刺也其不可刺也者言不知補寫之意也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但此篇之論專主寫言而然帝又靈樞則兼補寫而言故其辭同而意則小異耳然帝又以邪氣當寫真氣當補則寫者不可以為補補者不可以為寫故又以補寫奈何為問伯言此法正所以攻邪也痰出其鍼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則寫中有補矣何也此邪新感溶溶未定推鍼補之則隨補而前引鍼致

之則隨引而留。若不出盛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必當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其必以真邪俱在。補爲難施爲疑哉。

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奈何。岐伯曰。察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脉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實爲虛。以邪爲真。用鍼無義。反爲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爲逆。營衛散亂。真氣

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
能久長。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改正。絕人
長命。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
寫之。其病立已。以已同著者

此承上文言察三部九候卒然遇邪。早遇其路。故此節
脩論三部九候之當知。而丁寧早遇其路。